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最新推出纪实文学力作

披露“9.11”后美国情报界鲜为人知的内幕

还原当今世界一些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

洞察美国政治运行的潜规则



地球村里的喧嚣

美国反恐战背后的故事

罗恩·萨斯坎德 (Ron Suskind) 著
何云朝 译

THE WAY OF THE WORLD

A STORY OF TRUTH AND
HOPE IN AN AGE OF EXTREMISM

著名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著名国际关系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

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汀阳**

倾力推荐

地球村里的喧嚣

美国反恐战背后的故事

The Way of the World

A Story of Truth and Hope in an Age of Extremism

罗恩·萨斯坎德 (Ron Suskind) 著

何云朝 译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球村里的喧嚣：美国反恐战背后的故事/萨斯坎德著；何云朝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300-11349-4

I．地…

II．①萨…②何…

III．间谍-情报活动-研究-世界

IV．D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8507 号

地球村里的喧嚣：美国反恐战背后的故事

罗恩·萨斯坎德 著

何云朝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0mm×235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1 插页 1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9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推荐序

“9.11”之后，放眼世界，反恐行动不断升级，但恐怖活动依旧此起彼伏。最近，在巴基斯坦，在伊拉克，在阿富汗，一次次的恐怖袭击造成大量平民包括多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伤亡。

我们的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恐怖分子怎样组织实施一次次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恐怖活动背后有什么社会根源？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显贵们对不断升级的恐怖威胁负有怎样的责任？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如何应对全球核恐怖威胁的？美国的政治大腕是如何操纵情报工作，向公众隐瞒真相的？人类未来的命运几何？

本书的作者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而是从记者的角度，在采访了许多重要当事人的基础上，抽丝剥茧般还原了近年来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启发读者自己去思索、去体悟。书中的主人公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罗尔夫，美国情报界可以呼风唤雨的高官，近年来想法设法寻求恐怖分子是否拥有和如何获取核武器原料方面的情报。

乔治·布什，这位“超级自信”和崇奉个人直觉的美国前总统，将中情局的情报弃置一边，倔强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罗布·里彻，美国中央情报局既痛恨又离不开的人，辅佐中东某国的王子登上王位，后来“下海”加盟私人情报公司，为摸清核走私的地下渠道，又策划组织了通过“黑市”购买核原料的行动。

贝·布托，秉持民主理想的巴基斯坦前总理，死于恐怖袭击，她一

直期待着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切尼给穆沙拉夫打个电话以保证自己回国后的安全。但鼓吹民主的美国认定掌握军权的穆沙拉夫更能保证自己的利益。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美国发动战争前，派自己的情报局长向美国交了底，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也没有敌意。但觊觎石油利益的美国没有放过萨达姆和伊拉克。

美国女律师坎黛西·戈尔曼，为捍卫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的恐怖嫌犯的权利而奔走呼吁，在她和其他人的执著努力下，美国民主和人权的遮羞布被揭开。

乌斯曼·霍萨，为追求美好生活而留学美国的穆斯林青年，在美国草木皆兵的反恐形势下尽管遭遇坎坷，却执著地追求着信仰与梦想的平衡。

伊布拉希姆，一位十七岁的虔诚的什叶派教徒，由文化交流项目的资助从贫困的阿富汗山区来到繁华的美国，在好奇、不解、欢乐、痛苦、无奈、惊恐中经历着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

.....

面对着当今世界各种摩擦和冲突，作者提出并呼吁应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与交流寻求普遍利益和共同目标，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各方和谐相处的地球村。但是，在现实中，政治私利往往凌驾于国家利益或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

本书涉及的人物众多，线索也有许多条，情节设置纵横交错，乱中有序。阅读本书会渐入佳境，越往后读，精彩的内容和历史的真相呈现得越清晰，就越有拨云见日、茅塞顿开之感，可谓“无限风光在险峰”。对国际问题、对美国政治、对情报谍战、对反恐战争感兴趣的读者，本书不可错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金灿荣

2009年10月

译者序

本书作者为了弄清楚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真实过程，采访了许多内幕人士，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敏锐地将各个线人提供的信息联系起来，以缜密的逻辑捋清了事件发展的脉络，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作者认为美国总统布什是出于小集团私利蓄意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在抨击布什公报私仇的同时，也揭露了美国官僚政治体制的虚伪。

如果所有线人提供的信息都是真实的，并且那些线人没有遗漏其他重要事件的话，那么作者的推断和结论应该是可靠的。但导致战争的原因有许多方面，只要国家和民族还存在，利益和冲突就存在，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作者提醒，下一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是核战争，恐怖分子一直对核武器虎视眈眈。为避免人类浩劫，作者提出了“世界之路”的解决之道，希望美国能够正视历史、重建威信，真正做到以人为本，重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所谓“世界之路”，通俗点讲就是“以人为本”。

有批评认为，作者是先认定布什是想泄私愤而对伊拉克动武的，然后再找各种证据来证明他的猜测。这个思路实质上属于刑法上的有罪推定，确有不妥之处。但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美国毕竟侵害了伊拉克的主权、伤害了伊拉克人民，也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道德形象。作者为挽救美国而提出的“世界之路”，除了那些极端主义分子外，基本上是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希望作者的声音能给美国政

府敲响警钟，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负起更大的责任。

本书可以是历史记录，也可以是纪实文学或是小说。有些部分读起来不太连贯，因为没有过渡性的文字。这些地方都是采访实录，作者只把他和线人的对话摆在那里，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但其遣词造句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读者很容易明了作者的意思。尽管书中罗列了大量材料，但事件的叙述有节奏、有悬念，人物形象活泼生动，感觉这些人跟自己和周围人一样，只不过多了一层文化、宗教或政治色彩，读来一点也不乏味。读者可以从书中了解到一些内幕，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差异和美国的官场文化。译文中不妥之处望广大读者指正。

何云朝

2009年8月

序 言

跨越边界

人类从起源时就开始关注各种差异，人们根据生活习惯、服饰、相貌、肤色等特征来区分不同的民族。而且，人类从一开始就知道，敏锐地判断盟友与敌人的实力，并且不断进行衡量，乃是关系到生存的大事。人类的这种能力已经进化了几千年。

如今，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冲突四起，科技造就的强大武器令人毛骨悚然。我们拚命地向前跳跃，争分夺秒地试图改造我们的天性，去跨越敌我之间的界限。

人类的这种努力至少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重视“民心向背”，这一概念早就在世界各地流传。人们对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而大部分的理解都是非常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因为他们都被一个基本的两段式问题困住了：不同民族能够真正地相互理解吗？各民族的共存需要相互理解吗？这一问题存在颇多争议。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将不同民族的人简单地堆到一起，会更多地凸显、强化他们之间的差异，在这个破坏性能力已被肆意放纵的时代，我们承受不了这种简单堆砌的方式。于是，在人们看到边境上以及边境内发生了许多痛苦的冲突后，提出了隔离的主张。还有一些人认为世界各国的边界线越来越模糊，有些地方的边界正在消失。在寻求共同利益和普遍目的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忍耐并设法控制各对立方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意见呢？答案是穿“别人”的鞋走路，这一答案的根据是边界的不可逾越或人脉的挥之不去。

别人，可以是任何人。可以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别人”，即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地位或不同历史的“外星人”，也可以是你我当中的一个人，但这个人的见识要比你我广，他能够为一个人的道路指明方向。当然，这些都已经都是陈词滥调了。鞋只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可以指“爱邻如己”，也可以指“了解敌人”。

问题的关键是要挑几双合适的鞋。就在 2006 年的夏天，有几双好鞋游走于美国各地。其中一双是罗尔夫·莫厄特的，他是美国能源部的情报主管，他想知道恐怖分子是否打算隐匿，或者已经隐匿，他们手里的铀或钚是否够制造核武器。自从“9.11”事件之后，他一直负责这项复杂、恼人的任务，开始是在中央情报局，最近又在能源部。也就是说，他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定期向总统和副总统汇报工作，并孜孜不倦地在国内外寻找这个恼人问题的答案。如果他不是美国政府里最重要的人，那么他就是灾难预言者。

正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所以他的鞋好走路。谁也不知道他的鞋会走到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等他知道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就都知道了。希望他能在某个灾难性事件发生之前知道。

7 月 14 日星期五的下午，他脱掉了鞋，靠在能源部地下室的办公椅上。他在能源部负责情报工作，这个情报部门到年底时，将从 100 人增加到 350 人。他浏览着总统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会议纪要。这位俄罗斯总统第一次在俄罗斯骄傲地主持了八国集团峰会，他想在合作的基础上把大家聚到一起。这一步的前提是俄罗斯与美国签订了一项协议，使两国将共同领导各国打击核恐怖活动。

罗尔夫已经看过了那份协议的草稿，尽管他不抱多少希望，但协议的作用还是相当大。还有几份协议与布什和普京刚刚签署过的协议相似，这些协议的意向令人赞赏，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以至于无法贯彻和执行。与所有协议一样，这几份协议完全依赖签署方的热情。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冷战时期的对手，也是把核武器带到这个世界的国家，如果它们不合作的话，也不会发生什么，只是它们的关系会变得紧张。

美国说要帮助俄罗斯保护核原料堆，俄罗斯以不耐烦、抱怨的口气说，他们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务。

罗尔夫在中央情报局时曾去过莫斯科两次，并帮忙抓到了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等间谍。俄罗斯的保证并没有让他放心。他知道的太多了。“了解敌人”有一个现代的、官方的说法，叫“情报”。古往今来，最有价值的情报一向都是人的智慧，即藏匿在敌对阵营中的间谍。自从特洛伊战争以来，人的智慧就开始制造冲突。美国政府内只有少数几个人既“管理”过对抗强敌苏联的行动、又“管理”过对抗“基地”组织这一致命敌人的行动，罗尔夫便是其中之一。

他几乎每天都在思考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招募和管理俄罗斯间谍的教训，以及是否有哪次血的教训与现在的情况类似。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美国从来就不善于搞间谍活动，现在也一样。“9.11”事件之后，美国仅在“基地”组织内部署了三名间谍。其中一名间谍的代号是“小毛蚊”，这个库尔德人是“基地”组织伊拉克领导人阿布·穆萨卜·扎卡维的副手。该间谍从2002年开始为美国工作，表现良好，提供了大量的电子监视数据和背景情报。2004年年初他被杀之前，曾蒸发过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出现过。罗尔夫协助控制过小毛蚊，他也经常思索小毛蚊为什么回来，他是怎么想的，以及如何找到接任者。世界那么大，破坏性原料到处都能找到，而恐怖分子的据点又那么小，可能就是某个公寓里面的几个人。如果没有几个内线透露他们的计划，那么在美国某个重要城市发生核事件就不是“如果”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如果你穿上罗尔夫的鞋，你就能体会到他穿“别人”的鞋走路是什么滋味。他的几个重要“别人”是几个年轻的穆斯林，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推动着全球性事件的发生。罗尔夫坐在办公室里，试着把恐怖分子可能计划的几个行动联系起来。他浏览着一批分类电子情报文件，查看关塔那摩湾的讯问笔录。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没有间谍就什么都看不到，“基地”组织正在寻找铀，而铀到处都是。只需35磅，一伙老练的专家就能造出一颗能炸毁广岛的原子弹。我们绝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罗尔夫失眠的原因。

他给他妻子打电话，说他会很晚回家，问他十几岁的女儿们周六晚上怎么安排，并听听他妻子的声音。上帝保佑这个女人。罗尔夫在中央情报局时，她陪他到国外出差五次，时常提醒他出行的目的。

罗尔夫希望他是灾难预言者。



游走了半个世界之后，乔治·沃克·布什走到别墅车道的尽头，抬头望着一架满载电子设备的小飞艇，在几百英尺的上空掠过。当时是2006年7月15日星期六。他静静地站在路边，等待普京开着高尔夫车接他去参加当天的活动。这两件事都让他愤怒。第一，布什不喜欢等人。第二，他非常憎恶别人坚持坐在驾驶位上，而在他们的关系中，普京一直掌控着方向盘。他已经知道，事情本来可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人曾经警告过，但他没有理睬。实际上，在2001年6月那次著名的会议之前的几个月，就有人提出过警告。那次会议上，布什说他觉得他在窥视普京的“灵魂”。此前他对普京说过好几次，甚至在竞选总统时也说过，他觉得普京是他的朋友。然而，当布什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路俄罗斯问题专家都试图警告布什。他们说普京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克格勃间谍，而且是一个出色的间谍。他们告诉布什，普京想让你认为他是你的朋友，这是他的伎俩。很快，他们就有了一个证明的时机。2001年2月普京要去维也纳参加一个会议，将下榻帝国饭店的总统套房。中央情报局曾经在这个套房的墙壁内安装过窃听器，他们只要更换电池就行。

布什总是喜欢把事情个人化，他以这种方式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他觉得他已经同普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中央情报局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我们不窃听朋友。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扎·赖斯说这样“太冒险了，有可能被发现”。中央情报局说如果被发现，可能会让普京更加尊敬布什。布什说这是一个冒险的计划，还是不要赌了。

布什超级自信的天性预示着美国将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时也展示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姿态。这种天性可以说是一种补偿性力量，可以弥补他其他方面的不足。布什不善于深入思考问题，也不用战略性的大词汇进行思考，而且他对专业人员所推崇的系统、严谨的分析方法从来都不屑一顾。他所做的，就是看人。很快，他就会相信他的眼睛、耳朵，以及触觉和行为。当他与别人关系比较近、并穿上别人的鞋的时候，他不去进行研究性或换位性的体验，而是变得野蛮、粗暴。他在想怎样让别人马上去做他想要别人做的事情。这种轻率、急躁的性格让他一步步地往上爬。当人们看到他在共和党阵营里逼迫纳税大户、排除异己、编造谎言并全力鼓吹支持者的时候，大家对他的性格特征已经一目了然。跟那些已经爬到较高位置的恶霸一样，布什也是这样当上总统的。

但是，当布什坐进美国总统办公室时，他发现所有的关系都变了，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不平衡引力把各种关系都给腐化了。总统所接触到的人都显得那么柔弱，毕恭毕敬地露出谄媚的姿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美国总统早就知道要加紧搜寻那些真实的、未经过滤的、秘密偷听到的核心成员在华盛顿之外的对话，或者像杰拉尔德·福特那样，在总统办公室安排高级助手进行辩论，或者向尼克松学习，强令政策顾问说出他们确信的、而总统又不愿意听到的事实。这些人，即使自信到过分自负的程度，也都有一种特有的谦卑。他们知道他们处在泡沫中，害怕犯下历史性错误。

布什痛恨思考，痛恨那些与他作对的人。他没有使用那些老套的方法。不像其他总统那样，布什似乎并不担心孤立、隔绝会导致判断上的错误。他开始听取那些善于哄骗的老朋友的意见，他们的关系都是在布什上台前发展的。布什也听取来访牧师的意见，他们以普通人的口吻真诚地谈论着信仰。一个只相信自己能触摸到的东西的人进入了一个他触摸到的东西都不真实的领域。这种残忍的扭曲会成为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的悲剧素材。

在过去的几年中，布什毫不犹豫、毫不限制地将事情个人化，他的专横也成为了美国的形象。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由他对立性质的公众演讲造成的。布什的顾问提醒他，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关系跟他与周围

许多人的关系一样，都是虚构、营造出来的。但布什并不理会这些警告，他觉得这些关系是真实的，并且很容易理顺。他还认为自己高超的游说本领和毅力会让其他领导人服从他的意志，即使是违背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布莱尔“很不错，他是朋友，能照我的意思去做”；萨达姆“是个想杀害我父亲的家伙”；至于普京，布什说：“我能进入他的灵魂。”他认为普京很“坦率”，并且“值得信任”。

每当有人或轻或重地违背了总统意志的时候，布什都认为这是不忠诚的表现，并且鲁莽地进行报复，根本不考虑其效果。历经多事之秋后，布什连任，这个国家也与这名领导人变得密不可分，因为世界眼中的美国是一个愤怒、莽撞、任性、危险、轻率的国家，这个被惯坏了的国家的虚伪笑脸后面，隐藏着汹涌的敌意。

2006年夏天，布什和美国只剩下了有限的选择余地。

昨天，布什和普京共同发起了“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使多边合作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小步。同时，这个倡议似乎也预示着今后的协作。但是在其他场合，俄罗斯总统总是告诫外国领导人要提防这个牢骚满腹、四处挑衅的霸权国家，这个霸权主义者正在试图从那些认为已经受到威胁的国家那里获得热情的回应，同时也在设法从缺乏自豪感的俄罗斯人民身上赢得热情的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的铀走私团伙活动猖獗。随时准备购买的“基地”组织，也在不受法律约束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的部落区域内抓紧重组。如果布什当初抓住那次窃听的机会，他就能听到普京的真实声音，也会从一开始就面对总统之间的关系并非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残酷现实。与普京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关系是战略性的，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然而布什却花费好几年时间不断地向情报人员询问本·拉登和扎瓦希里的个性，他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厉害，什么在驱使他们”。布什试图将其转化为个人事务，这样他就可以通过强势的情感处理这件事了。直到现在，布什也不愿意承认他所痛恨的宗教极端狂热者是在执行一项精心策划的战略，只有谨慎和冷静才能应对。

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在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内，他还是不愿承认——似乎也不愿意对自己承认——不能靠天性在泡沫里玩转地球。

总统看了看表，又抬头看看那架小飞艇。他已经像一个傻瓜似的在车道上等了五分钟。《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小心翼翼地走到总统跟前，问普京在他们的私人会议上带着他那张“冷酷的克格勃脸”，还是显得很轻松。布什指向头顶的间谍气球嘲弄道：“这是你的用语，不是我说的。”就在这时，普京在高尔夫车里面高声喊布什，赖斯坐在后座上。于是他们一同去开会。在他们的会议和新闻发布会上，普京无时无刻不在炫耀着他辛辛苦苦挣得的显赫地位。

那天晚上，布什和夫人劳拉，同其他七位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配偶，围坐在彼得大帝建造的彼得宫内一张硕大的、装饰精美的桌子旁边。侍者都罩着搽了粉的假发，上了龙虾、白鲸鱼子酱、涂有黑菌汁的俄式牛柳丝等七道菜。普京得意地看着餐桌。所有的菜肴都是精雕细琢的工艺品。毕竟，在这个层次上，所有的关系也都是战略性的和虚构的。对于普京来说，这个聚会是胜利的时刻。

饭前，在宫殿的外面，一只驯化的熊，穿着圆点花布短裙，抬起前腿作欢迎状，还翻了几个跟头，惹得众人大笑。在饭桌上，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讲了一个贴切的故事，这个故事此前已经过其助手的证实。故事是说最近在德国，有人打死了一头濒临绝种的野熊。

这个故事引起了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异常反应。他开始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地在肚子里搜刮所有带 bear（熊）的英文单词和短语。他当场找出了好几个词。

他沉着地说：“玩具熊。”于是在座的世界领导人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们必须 bear（忍受）批评。”

笑声更大了，那就继续找词！

他停顿了一下。

“unbearable（无法忍受）。”这时众人都笑喷了。



远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位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官员正在打发星期六下午的闲暇时光。他在帮他的夫人办事。自从“9.11”事件之

后，搞情报工作的官员可是很少有时间陪老婆的。

但是，那些在美国情报机构干了很多年的人，现在能做的工作也是越来越少。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扩大队伍和从事地下活动。中央情报局，这一美国主要的情报机关，已经名存实亡。它现在隶属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已经迅速膨胀为一个一千多人的庞大机构。与国防部的情报机构相比，中央情报局越来越没有实权，因为国防部的情报机构控制了 500 亿美元国家情报年度预算的 80%。中央情报局中许多有资历的特工和情报分析人员都已经跑到私人公司里面去了。新成员都是匆匆招进来的。局里半数人的工作经验都不到五年。

那位官员在中央情报局已经干了好几十年。2002 年，“9. 11”事件之后，美国迎来了情报工作短暂的春天。当时他在中央情报局见证了那个昙花一现的辉煌时刻。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全球反美情绪高涨，恐怖分子大肆招兵买马。之后美国情报界便陷入了漫长的冬季。两年来，美国没有抓住一个有价值的恐怖分子头目。尽管许多穆斯林恨“基地”组织，但他们也不愿意帮美国人。如果那段时间有人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或也门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他很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美国遭报应去吧。

这种事态是无法忍受的，因为丧失情报能力最终会招致灾祸。他在想，美国为什么以及如何从一个乐于助人的国家沦为一个喜欢看别人卑躬屈膝的国家。

每当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便回到伊拉克，回到美国国内及国外关于美国以欺诈手段出兵的许多猜测上来。他认为这是美国失去道德威信的关键原因。中央情报局和华盛顿的人已经淡忘了当时的混乱局面，他们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是这位官员知道的比别人多很多，政府内只有十来个人知道内幕，这其中包括布什和切尼。

他知道，早在战争之前的几个月，美国就参与了一项绝密的情报搜集行动。行动的结果便是之后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高层早就知道这一点。

他所知道的事情使公职人员感到困惑，同时，他所知道的事情本身也只是重大事件的表面现象，仍然还有一部分没有浮出水面。

这就是对美国的原则和规则的亵渎行为，这种亵渎行为从根本上导致了这个国家的厄运。所以，必须在破晓之前赶走这个恶魔。



星期天的早晨，晴空万里。身为律师的坎黛西·戈尔曼嘎吱嘎吱地走在关塔那摩湾的沙路上。

她想跟护送她的卫兵好好聊聊，可是他并不愿意跟她沟通。这个金发碧眼的年轻士兵个子很高，对她一副愤怒的样子。他把她领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然后把她锁在里面，一声没吭。

房间内的桌子旁坐着一个男人，脚镣锁在地板上。关塔那摩的在押犯加扎利用嘲讽的眼光看着坎黛西，用带有口音的、但还能听懂英语问道：“我怎么知道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人？也许你就是来装模作样糊弄我的。”

坎黛西从钱包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了他。他耸耸肩说：“这东西谁都能印。”

在伊利诺伊州注册的所有律师每年都要有一张律师协会的会员卡。坎黛西恰巧是一个收集各种小零碎东西的人，她还留着所有的会员卡。她开始在公文包里掏来掏去。一分钟后，她掏出了今年、去年和前年的会员卡。五分钟后，她把 26 张会员卡摆在了桌子上。这个公文包她居然用了 20 多年。

“戈尔曼夫人，欢迎你。感谢你的到来，我已经想到会有人来了。”

“谢谢你，加札利先生。我是你的官方律师。”得到同意后，坎黛西·戈尔曼走到那张又矮又长的桌子旁。此时，桌子的一边是芝加哥的一位 50 多岁的民事律师，她有三个十几岁的孩子；另一边是美国政府称之为“最坏的人”中的一个。

他们坐在这个单独的长方形房间内。这个房间可以用来审问犯人，也可以让律师进来跟犯人谈话。房间里有一张小桌子，两把椅子，角落里有一个八平方英尺的牢笼，牢笼里面有一张小床和一个马桶，牢笼的门开着。坎黛西拿出文件，其中包括她的委托人给她寄来的两封信，告

诉她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得先问问你，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加札利叹了口气，然后开始罗列他的不适以及病史。从2004年开始，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差，经常呕吐、胃疼。他掉了40磅的肉。他身体的左侧、后背和铐在椅子下面地板上的右腿总是很疼。他说话的时候，坎黛西仔细地观察着他。他身高大概有五英尺十英寸，可是他的体重还不到120磅。他脸色苍白，面容憔悴，显得很虚弱。

她想到别人审问他的时候已经抛给了他许多问题，所以她开始的时候不想问太多。于是她开始介绍自己，说她主要从事民事诉讼。这个词汇对他来说好像有些陌生。

“在美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男女，这是法律保障的权利。如果一个公司或者政府机构没有平等地对待某人，那么我会提出异议，会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认为你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为你至少有权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可是前半句话刚说到一半的时候，坎黛西的思路似乎退了一步，她想到几个月以来她一直埋头苦干，以律师的职业操守通过法律途径终于来到了这里，而她面对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恐怖分子。平时，她辩护的对象一般都是受到种族、年龄或性别歧视的普通劳动者。加札利先生可能是塔利班分子，甚至也许是“基地”分子。她把这种想法推到一边，她觉得不应该这么想。现在是正当程序、是法律发挥作用的时候。

首先，她需要正面了解情况。遭到轰炸后，他举家迁到了另一个城镇。她想知道他怎么就成了阿富汗的一个面包师。2002年年初，这个利比亚无名小卒被控告为恐怖分子，然后他被交到美国人手里，告密者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奖金。

坎黛西在笔记本上一页一页地写着。几个小时之后，加札利就非常配合了，他想知道她本人以及她家人的一切情况。她说她父亲快90岁了，最近生病了。加札利说：“你爸爸长寿，你真幸运。”她微笑着点点头，然后又试图保留住她那个时隐时现的想法（他可能是个恐怖分子）。

第二天，加札利对坎黛西说：“一天早上，我看见过一小朵玫瑰花生长